

■青春岁月

赢不了也要拼

□杨莹 文/图



我是1991年参加的高考。那时高考还在7月份，考三天，月底出成绩。对我们农村学生来说，那是名符其实的黑色七月。

记得考前一天下了场雨，气温并不高，但特别闷。我们十几个女生挤在考点的一间宿舍里，嘈杂闷热，睡不好觉，也无心临时抱佛脚了。

那时大学还没有扩招，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啊！而在那所乡下高中，升学率更是低得可怜。打个比方，我们拿的是土枪，却要全国各地众多拿美式装备的学生争抢上桥的机会，结果可想而知。通常是拼个头破血流，最后纷纷被挤落入水，能挤上独木桥的寥寥可数。我们那一届应届生中只有我一个过了录取线，用全军覆没来形容当年的惨烈竞争一点不为过。我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是农村的，绝大多数学生寒窗苦读的收获是名落孙山，不得不回家扛起父辈扛过的锄把。

但，明知道会被挤掉下桥，明知道赢不了，我们仍然头悬梁椎刺骨，仍然早起晚睡，仍然拼下去，为了渺茫的希望而拼尽全力。这是我们当年备战高考的真实写照。拼过，苦过，迷茫过，尽了力，却没有想要的结果。那又如何！世事我曾努力，成败不必在我。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失望多于希望，但我们从未放弃过希望，或许，只有拼搏过的青春才问心无愧。

在那个座机都不普及的年代，农村的学生一毕业，就意味着天各一方，从此鲜有联系。直到十多年后，有了手机，在几个热心同学的张罗下，越来越多的同学有了音信。联系上的同学中，有几个复读后考上中专或大学，或当了老师，或进了机关，或在国企，差不多都成了单位的骨干；有几个在经商，虽不是富豪，倒也生活安康；有几个招工进城，后来自修拿到大学文凭，业务能力也是杠杠的；更多的是南下或北上打工，有的在异乡闯出了一片天地；只有少数几个守在农村，但他们并不像父辈那样安于在几亩田地里刨食，而是头脑精明，多方理财……总之，当初落榜的同学，没有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后来通过各自的努力，却也各有各的一片天空，大都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在高考的那座独木桥上，我的同学大多倒下了，但在生活的道路上，同学们表现得都特别优秀，特别出彩。

我们那一茬儿同学，有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有的孩子正要经历高考，无一例外，对孩子的高考，我们都看得挺淡，没人给孩子太大压力。因为我们都深有体会：通往高考的独木桥只有一座，但，通向未来的路，通往好日子路，却有千条万条。

人生有无数次考试，不管赢得了赢不了，都要努力去拼。这是高考给我的启示，受用一生的启示。



“老板不爱嫌多嘴，一份报纸一杯水。同事诉求让个座，等待结果跑断腿。”这也许就是当时大家对于工会主席的认识，虽说有些负面因素，但却真实地道出工会主席职位的尴尬。照片中的人是曾经与我共事的工会主席老张，翻看着这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曾经的往事又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当时我们共事于一家小型工厂，他由于技术过硬，乐于助人，因此被委任为工会主席。当时的工会主席可谓是个苦差事，犹如钻进风箱的老鼠，一边是老板的斤斤计较和排斥；一边是工友们维护权益的据理力争。记得报到那天，办完手续刚出厂长办公室，我就差点与老张撞个满怀。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定盘星

□张军 文/图

再次与张主席相见是三个月后的事。同事小王通知我回厂有急事商量。当我赶到工厂时，大院内已经围满了人，原因是因办理养老保险而引起的纠纷。因为利益关系，厂长与工人间已经剑拔弩张。张主席赶紧走进人群，“大家都冷静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协商解决。”紧张的气氛稍

稍得到缓解。张主席以及工人代表走进了厂长办公室。虽说厂长对于新政策有所抵触，但在张主席的斡旋下终于达成共识。当通知大家办理相关社保手续时，大家兴奋地把老张团团围了起来，“您真不愧为我们的定盘星和娘家人！有了您的存在，我们就衣食无忧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维护大家的利益，本就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老张摆摆手说道。因为移民的原因，我离开了那家工厂，但张主席的敬业让我终生难忘。昔日主席今何在？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说起，唯有衷心地感谢您，“好人好梦，一生平安。”

■家庭相册

胆小的父亲

□崔向珍 文/图

童年的夏天，没有风扇，没有冰箱，白花花的日头晒得人心都发了慌，热极了的蝉们隐在树影里拼命地嘶鸣着。

小小的村子里好不容易盼来个卖冰棍的，两分钱一根，我们顶着一脑门子大汗眼巴巴瞅着，听叫卖的声音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哪有闲钱买冰棍吃呢。吃不起冰棍洗个澡总行的，野地里有很多大坑，夏天雨水多，那么多水坑连成一片，村里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结伴前往，一天天地泡在水坑里不愿意出来，惬意得很。

但是胆小的父亲怕我们溺水，严正声明哪个也不许去水坑

里洗澡，除非他有空带我们一起去。尽管每一次父亲都会带我们去那个最浅的大坑，但我们还是玩闹得极度兴奋无限快乐的。

父亲没空的时候，就去水库挑水回家，满满的两大铁皮水桶，放在毒日头下晒透了，得了空就命令我们穿着小裤衩站成一排，刚绽开的向日葵似的。他用舀子舀水，一个个兜头淋浴，洗完了晾干了清爽地爬上大炕，睡得昏天黑地。

童年的乡村物质贫乏，精神也贫乏，除了几本读了几百遍的小人书外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最盼望电影放映员来放一场电影，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做教师的父亲带着我们早早地打开教



室门，给放映员准备好桌子凳子。我们也可以占个好地方，坐在父亲的周围。这过节一样的日子毕竟很少，于是村子里的同伴们就经常结伴去邻村看电影。可我胆小的父亲依旧不允许我们擅自去看电影。

记得那一次，邻村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片子，我心里那个着急劲儿就别提了，百爪挠心似的，吃饭也不香。父亲看我不爱吃饭，又疼惜我瘦弱的身体，只好放下要批改的作业，带我去看电影。那天的月亮很大很圆，洒在地上明晃晃的。父亲牵着我的小手，一大一小两个黑色的影子踉着白花花的月光一起前行，路边的蟋蟀叫得那么动听。

十七岁那年过完了春节我要返城，父亲不放心我独自在火车站等候大半夜的火车，硬是陪我一路颠簸到了济南。那晚上候车室的旅客不算多，父亲要我躺在长椅上睡了一觉，他强忍着困倦，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天快亮的时候，买了站台票的父亲送我上了火车，找好座位，絮絮叨叨地叮嘱了好几遍，直到车快要开动了，他才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下去。火车缓缓向前，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模糊的视线里我只看见他的一双大手一直在不停地挥动。

如今我的老父亲都七十七岁了，胆子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小。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开车别走神别接电话，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我只在心里稍稍抵触一下，嘴上还是忙不迭地答应着：“知道了！不会的！”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2016年，维修工段长王建设去世十年了。国庆节这天王建设的徒弟王霞邀请了王师母一家。王建设有两个双胞胎儿子，都已娶妻生子，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俨然亲热热的一家。

王建设是建厂第一批职工。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亟待解决国人穿衣问题，从国外进口了一套生产织布原料的装置。上级指示需要尽快竣工投产。王师傅带领维修工没日没夜加班加赶进度，几乎忘记妻子即将临盆。当他妹妹急匆匆赶到厂里找他回家去医院看嫂子时，王建设仍不放下手里的活，嘱咐妹妹替他好好照顾嫂子和孩子。小妹哭喊着，嫂子难产，大夫说有危险！王建设脑子里“轰”地一声，差点从管廊上栽下来，急匆匆往医院赶。幸好母子平安，是双胞胎儿子。看着疲惫的妻子，王建设心里万分愧疚。他亲了亲两个粉嫩嫩刚出生的小娃，悄声对妻子说，我得回厂里

维修工王建设

□李丽

了。王建设这个七尺男儿，此刻泪流满面，但依然转身大踏步离开了，奔赴那个属于他和工友们没有硝烟的战场。厂里的这套装置一次性开车成功，王建设为了纪念这个成功的日子，将两个孩子取名为大成、二成。

王建设的爱人一边照顾年迈多病的公婆和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一边还要侍弄十几亩的耕地，非常辛苦。王建设家在离厂三十多公里的远郊区，他平时住在单身宿舍，只能礼拜天才回家，妻子是多么渴盼丈夫能为家里搭把手啊，做梦都想一家人能天天团聚。终于有天传来了好消息，厂里盖了第一批家属楼。作为烈士家属和生产骨干，王建设分到了一套房子。

可是，分房这事呢，有人欢喜有人愁。和王建设一块入厂的范师傅，是退役军人。在部队立过功，腿上落下了残疾，至今还没娶上媳妇。范师傅在分房那天不断唉声叹气，王建设了解范师傅，不是贪婪的人，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于是问范师傅发生了什么。原来范师傅的舅母在农村给他介绍了个对象，这姑娘一心想住进城里，也不嫌弃他的残疾，但是嫁给他姑娘一口咬定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房子。范师傅家里人口多，父母的房子根本住不开。厂里的房源很紧张，另外上级部门制定的分房条件之一是房子只能分给结婚一年以上的职工。“哎，可难死我了。”范师傅哽咽着将头深深埋下去。

这一夜，王建设几乎没怎么合眼，天刚朦朦胧胧亮，他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直奔范师傅的宿舍。急匆匆敲门，范师傅开门。打开房门，见是王建设，范师傅吃了一惊，怎么了，王哥，有啥事啊？我想了一宿，我……我决定把房子让给你！范师傅张大了嘴巴，刚才还睡意惺忪的眼睛此刻突地睁得好大，惊得一时说不出话，咕咚一下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王哥，我的亲兄弟啊……

这就是王建设，任劳任怨但做事似乎有点离谱的老维修工。他当年把房子让给别人的这个事至今还被厂里上上下下传扬着，对于那些处处想争利益的人确是很好的一课。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王霞是王建设的徒弟之一，曾放弃外企优厚的聘用条件，毅然决然接过师傅的工具袋，成为了新一代维修工段长。